

恋文

道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KOIBUMI by Mikihiro Renjo

Copyright © 1984 Mikihiro Renjo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2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1984, republished in paperback edition in 1987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Owls Agency Inc. and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11-093

本书译文由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麦田出版事业部）授权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恋文 / (日) 连城三纪彦著；王蕴洁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495-0649-1

I. ①恋… II. ①连… ②王…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272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7.25 字数：100千字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24.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有什么事吗？不行，不能再买玩具了。已经有一整箱玩具了。不是！那到底是什么事？我现在很忙，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不会生气，但是不能太过分。”

乡子一口气说完挂上电话后，用力吸了一口气。刚从会议室进来的主编冈村笑嘻嘻地看着她，调侃说：

“和儿子说话，你还真是一副母亲的架势。那些作家有人还以为你仍待字闺中呢！”

调到编辑部半年的石野接着说：

“不，竹原小姐是名副其实的母亲，训我的时候，简直和训小孩没两样。你儿子是叫小优吧，一定被你这个教育妈妈吓坏了。”

主编收起脸上的笑容，石野一脸微笑，乡子看到他又用嘴唇舔铅笔芯，脱口便说：“你看看——”但是她赶紧把已经

到嘴边的“我说了多少次，叫你不要舔铅笔”这后半句话给吞了回去。

石野说得没错。这一阵子，她面对比自己小的男人，都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母亲对待小孩的态度。

春假结束后，小优就要升上小学四年级。乡子进入这家女性杂志工作的翌年，和丈夫结婚后，很快就生下这个孩子。儿子读幼稚园之前，都是由当时住东京的母亲帮忙照顾。母亲跟随兄长夫妻俩转调去了札幌之后，她就对小优说：“小优，你马上就要读小学了，我想你应该知道，妈妈希望搬离这个小公寓，和你，还有爸爸一起住进有院子、可以看见大海的大房子。所以，当别人的妈妈在玩的时候，妈妈必须工作。当妈妈和爸爸死了之后，那幢房子就是你的。”虽然想要住大房子这一点是事实，但说穿了，只是用这番听起来赚人热泪的话，巧妙地掩饰自己基于兴趣想继续工作的真心，让孩子成为名副其实的钥匙儿。

她将自己无法全心全意照顾孩子一事美其名曰小孩子也有独立的人格，必须尊重他的自由。这是她将自己所负责的一位女性评论家的意见，现学现卖地作为自己育儿的信条。话虽如此，但她还是像世上的母亲一样，很自然地把孩子当成自己养的猫似的，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怕摔着，整天

唠唠叨叨地叮咛，说个没完。

其实，她面对比自己小的男生会不禁流露出母亲的口吻，不光是因为小优的关系。

“你儿子会打电话到公司来找你，表示他很孤单。怎么样，要不要请个年假，带他出去走一走？”

“好啊！”

乡子暧昧地笑了笑，便又埋头校对。

她实在无法告诉他们，刚才的电话是丈夫将一打来的，更无法启齿的是自己正为一个三十四岁的男人，而且是在国中教美术、被众人尊称为老师的男人买了太多玩具而伤透脑筋，比如附轨道的火车、一些乱七八糟的超人和机关枪之类的玩具。虽然他一开始是帮小优买的，但久而久之，将一自己却着了迷地说：“小时候，我从来没有摸过玩具，原来玩具这么好玩。”最近，小优迷上显微镜，对那些玩具不屑一顾，而他却嚷嚷着“这个警笛会响啊”，一个人自得其乐。

将一比乡子小一岁。结婚时，乡子已然到了青春的尾巴，而娃娃脸的将一就像小她两三岁的弟弟，乡子也很自然摆出一副“某大姐”的架势，甚至为此洋洋得意，但彼此的年龄差距似乎越来越大了。

随着孩子逐渐长大，男人通常会越来越像个父亲，但将

一这个男人在乡子的心里却越来越幼稚，小优的长大好像使得他身为男人的成长停滞了。最近，就连当了多年的钥匙儿、如今已经可以独立自主的小优，也不知天高地厚地说：“爸，你的字真丑，你真的是学校老师吗？”将一像泄气的皮球般默不作声。看到这种父子易位的光景，乡子慌忙打圆场：“爸爸是教画画，和写字没关系。而且，爸爸的字就像画，是一种艺术。”替将一重振父亲的威严。

将一不曾因为乡子工作忙而帮忙照顾小优，相反地，如果不管他，他可以一连好几天不洗澡、不刷牙，让乡子好不烦心。如今小优逐渐长大，自己也累积了工作资历，在自己的周遭，只有将一仍是一张娃娃脸，有时候难免觉得他靠不住。当初决定结婚时，母亲面有难色地说：“男人小一岁，就等于小十岁、二十岁。”直到最近，她才体会母亲的这句话。

结婚十年，虽然称不上一帆风顺，但至少顺利走了过来。一路走来，有不少小波折，但仔细想想，小优不曾让她操心，反倒是丈夫将一，每次突如其来地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让乡子不知所措。刚才的电话里，他也是劈头就说：

“我可能做了不该做的事，所以先向你道歉。”

乡子还没开口，他就连说了三次“对不起”。

他到底做了什么？

虽然他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开玩笑，乡子还是很在意他特地打电话到公司来的这件事，但是听到主编问“七点之前可以截稿吗”，便立刻将它抛诸脑后了。

“傍晚那通电话是怎么回事？”

乡子八点回到公寓，独自吃着晚餐时问道。在一旁喝啤酒陪乡子吃饭的将一咧开了嘴，露出特有的笑容，拍了拍下巴指着里面房间的窗户。

面向马路的毛玻璃窗户上黏着白色的点状物。有点近视的乡子眯起眼睛调整焦距，这才发现那不是白色，而是淡粉红色的樱花花瓣，是用颜料之类的东西画上的。二三十片实物大小的花瓣画在玻璃上，看起来仿佛正飘落河面一般。

“好漂亮。是颜料吗？”

“才不是，是妈妈搽指甲的东西。”小优一边看电视一边翻着最近新买的国语辞典，用叛徒告密的口吻说道，“爸爸把整整两瓶都用完了。”

“讨厌，那个很贵啊！我很喜欢那个颜色，特地多买了一瓶……”

“所以我才跟你说对不起嘛。”

将一仍然一脸笑容。看到他这样的表情，乡子像往常一样，觉得又被他敷衍了。

“算了。只要不是像上次那样撕碎两万元的马票撒向空中就好了。”

“那已经是去年的事了，你也该忘了吧！”

“怎么可能忘？往事又不是月历，想丢就丢。”

无论是五年前的外遇，还是前年在酒店喝酒闹事差一点上社会新闻的事，对我来说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乡子心里这么想着，半开玩笑地瞪着他，将一不敢直视她，只说“妈妈好可怕”，便躺到小优旁边寻求他的认同，但小优只是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你还笑。小鬼，你不知道我是你老爸吗？”

将一说着便扑了上去。

“你们别闹了。上次还去抗议楼下的音响开得太大声，如果我们吵吵闹闹，不是落人话柄吗？”

两个男人无视乡子的话，在狭小的房间内翻滚。事后回想起来，那时候将一已经下定决心了，但从他和孩子打闹的身影，完全看不出任何蹊跷。夜深时，乡子洗完澡，正往脸上搽乳霜，先钻进被子的将一很难得地翻阅乡子编辑的女性杂志，突然问道：“如果我们分手，你希望我对你说什么？”

“为什么这么问？”

“没什么。小时候我父亲不是不告而别吗？我常想，如果

他当初留下一言半语，我母亲或许会好过点。”

原来将一是在看杂志上的“分手男人的那句刻骨铭心的话”特辑。

“噢，那应该希望你对我说‘好好加油’吧。我们一旦分手，小优当然跟我，对不对？虽说现在的女人很能干，但即使现在，一个女人要把孩子抚养长大也是很辛苦的。”

“好好加油吗……好像很普通啊！”

将一和平常一样打了一个大大的呵欠，将杂志丢在一旁，闭上眼睛。

第二天清晨，乡子一度被将一起床的声音吵醒。

“你这么早起来干嘛？”

“没事，我的烟抽完了，去买包烟。”

窗外仍是一片夜色，微弱的光线将指甲油画上的花瓣衬托得十分透亮，乡子的意识又再度模糊远去，她闭上眼睛，黑暗中尽是满满的花瓣。丈夫在公寓走道上的拖鞋声仿佛是轻轻踩着这些花瓣而渐渐远去。

再度进入梦乡的乡子又被小优叫醒了。

“爸好像离家出走了……桌子上放了一封女人的信。”

小优有些汉字还不识得，只能看懂大概的意思。是写给爸的情书，小优这么说，将粉红色的信封拿给一跃而起的乡子。

乡子从小优的手上抢过信封，耳边响起昨天傍晚将一在电话里的那句“对不起”。

原来，根本不是为指甲油的事……

开始放春假的第三天，我爸爸收到了情书。那时候妈妈去上班不在家，爸爸用很严肃的表情看信，当我伸头想偷看时，爸爸赶快把信藏了起来。过了好几天，在三月的最后一天清晨，爸爸把这封粉红色的情书放在桌子上，离家出走了。我也看了那封信，所以知道大概的内容。那个女人是爸爸结婚前交的女朋友，最近得了一种名字很复杂的病，她只能再活半年。所以，她在和爸爸分手过了十年后，很伤心地去学校找爸爸。我爸爸在学校当老师。当时，爸爸好像骗那个女人自己还没有结婚。女人在信上说，听到你这么说，我真的很高兴，我想了很久，决定要照你的话去做。爸爸丢下妈妈和我，去了那个女人的家。爸爸在收到这封情书之前，好像就已经决定要离家出走了。后来才知道，爸爸在放春假之前就已经向学校辞职了。妈妈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慌慌张张。我妈妈很奇怪，每当爸爸遇到麻烦时，她就特别有精神。像之前，爸爸被校长臭骂一顿，气得火冒三丈，

喝了酒，和不认识的人打架，被关进拘留所时，她也一样。万一被登在报纸上或被学校知道就不得了了。于是，妈妈打电话给一个官位比警视总监小一点点的朋友，拜托他去处理，之后她就去接爸爸回家了，那时候的妈妈，比平时更有精神。爸爸看到学生在学校偷偷抽烟就说：“既然想抽烟，就在我面前大大方方抽。”让学生在学校里面抽烟。爸爸因为这件事，被校长臭骂了一顿。爸爸说：“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会偷偷抽。”妈妈骂他：“话是没错啦，但是做老师的，当然要阻止。而且，就算被校长骂，也不应该喝醉酒，和陌生人打架吧。”爸爸嘴巴上说着对不起，跪在地上道歉，却又马上笑嘻嘻的，完全看起来真的有反省。妈妈虽然抱怨“真是拿你没办法”，但看起来也不像真的在生气。这种时候的妈妈，表情很像在骂管理员奶奶的猫；每次猫捣蛋，妈妈都会骂它“这只猫真刁钻”。但如果真的很生气，应该会猛踹它或是揍它才对，但是妈妈绝对不会那么做。在这次离家出走的风波中，妈妈一开始也表现得特别有精神。写那封情书的女人只留下姓名，妈妈四处打电话给可能知道爸爸下落的人。结果，瞎猫撞到死老鼠，刚好有人碰巧看到爸爸在中野的一家超市的鱼店工作，于是打电话来告诉妈妈。

妈妈嘴巴上说“我要好好修理他”，然后半开玩笑地卷起袖子出门，她回家时把我叫了过去，告诉我：那个女人已经住进医院，上次动了手术，已经活不了多久了。她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爸爸会一直照顾她到她死了为止。只要她死了，爸爸就会回家，就当做爸爸出差半年，这段期间就和妈妈一起好好过日子吧。她还说：“如果有人遇到很大的困难，没有困难的人就必须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一起分享。”为了再过不久就会死掉的女人，还可以活很久的妈妈把爸爸让给她半年。妈妈说，照顾快死的病人的爸爸很了不起，但在一旁支持爸爸的妈妈和我也很了不起。我虽然回答：“爸爸不在，反而更清静。”但老实说，我觉得有点寂寞。爸爸在家的时候，至少不会无聊。爸爸已经离开一个半月了，妈妈在我面前看起来比以前更开朗，但是我知道，当我上床睡觉后，她会自己一个人喝啤酒，也会在泡澡时小声地唱“女人总难免心生眷恋”。最近，妈妈常常发呆，回过神时，会赶紧说一些快乐的话题，嘻嘻哈哈的。她很希望爸爸赶快回来，只是拼命忍住而已。其实，妈妈也很寂寞。但是必须等那个女人死了，爸爸才能回来，所以又觉得有点不忍心。这时候到底该怎么办呢？我想起以前听爸爸和妈妈聊到

这本杂志有人生咨询专栏，所以想替妈妈咨询一下。希望你们可以解决我妈妈的烦恼。

乡子看完这封信，久久无法抬起头来。她去阿佐谷的作家那里拿稿子回到编辑部时，主编冈村就把这封信丢给她，“有个小孩写信来‘人生咨询’，但内容很有趣。”

乡子才看了几行就知道是小优写的，而且笔迹也错不了，有几个汉字写得太大了，笔画都超出了横线。张牙舞爪的汉字看起来更像象形字，一定是查了国语辞典之后照抄在信纸上的吧。虽然他就像时下的孩子，一脸父亲不在也无所谓的样子，但这种出乎意料的成熟举动和他幼稚的字，显得非常格格不入。

“你觉得怎样？我想登在下一期，大家也都同意。”

既然整个编辑部的人已经看过这封信，乡子决定豁出去了。刚好大家都外出，编辑部只剩他们两个人。

“主编，你对这位母亲有什么看法？”

“勇气可嘉，也是时下少见的女人榜样——虽然我很想这么说，但应该只是虚荣吧。”

“虚荣？”

“对，我想这个女的应该比她老公大两三岁。我也有这样

的朋友，就算老公外遇，她也表现得格外镇定。尽管她心里很不是滋味，但绝不会表现出来。无论是旁人还是老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某大姐’应该会临危不乱。所以，她才会在老公面前表现出一副我可以忍一般女人所不能忍的事。当然，事情应该没这么简单——不过，小孩子的观察还真细心，说‘某大姐’对待她的男人就像对待猫一样，虽然嘴里骂，却手里安抚。”

“这点或许说对了。我想，这位太太找到老公的落脚处、主动找上门时才是关键。那个老公一定是嘿嘿地讪笑、连声说对不起，于是她便不想再追究，脱口回答我知道了。这话一旦说出口就没有转圜的余地，就算咬紧牙关，也要撑半年……她只是逞强而已。这个女人一定觉得，如果当初不顾一切要求丈夫回来，丈夫就会乖乖跟她回家。不，就算现在，也不算太迟。这一点虽然她心里很清楚，但事到如今，那种话已经说不出口了……”

“你倒是很了解嘛。”

“我当然了解……因为，我就是那个女人。你不知道我老公比我小一岁吗？”

说完，乡子看着一脸错愕的冈村挤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那……我听说你先生是学校的老师……”

“他现在穿着橡胶围裙、雨鞋，一点都不像。我第一次看到他这副模样，简直不敢相信……他当老师时，看起来一点也不像老师，现在这身打扮，更觉得他真的很不像老师。”

他那样做是没有用的。就算他努力摆出架势，但是把小毛巾绑在头上看起来就像工读生那样格格不入。“画得一手好画，人生却很失败”，她内心浮现的这种想法软化了满腔的怒火。当时将一看到站在傍晚拥挤人群后的乡子，随即大声地吆喝“欢迎光临”以掩饰内心的尴尬。两个人坐在超市角落一家没什么情调的咖啡店里聊了一会儿。

那个女人叫田岛江津子。从夜间部的高中毕业后，在一家小服装店当裁缝。将一与乡子结婚前曾经和她交往了一年左右。他们同年，但江津子像妹妹一样黏人，将一受不了，于是和她分手。将一在与她分手之前便已经和乡子交往，所以，从时间上来说，等于是将一抛弃了江津子。江津子并不知道将一结婚了，她靠着缝纫手艺养活自己。今年过年时，她在朋友家突然因贫血昏倒了。去医院检查之后，医生说要见家属。她没有家人，只好请朋友假装是她的姐姐陪她去医院，她好不容易才从朋友口中得知自己罹患了骨髓性白血病，日子所剩无几。之后，她开始想有没有想见的人，最后只想起十年前突然断了音讯的旧情人。

“我并不是对以前抛弃她感到愧疚。她有个叔叔住在高崎，我们请他在手术同意书上盖章，但他比江津子形容的更过分。他说，住院费他一毛也不会出，但是到时候会去参加葬礼。如果江津子死了，记得通知他一声……她只能投靠我。我觉得身为一个人，有义务这么做。”将一语音未落，乡子便抢着说：“那你要怎么负起身为丈夫、身为父亲的责任？这根本是抛弃我，投向旧情人的怀抱。”尽管乡子抗议，但看到将一连声道歉和熟悉的笑容，气也就消了，等回过神来，发现自己竟然脱口回答：“好，我知道了。”

只要踏错一步便兵败如山倒。

“不管怎么样，我想见见那个女人。”将一听到乡子这样的要求，他说：“不好意思，可不可以说你是一直像亲姐姐那样很照顾我的表姐？因为，现在对江津子来说，我是她活下去的动力。”

尽管乡子觉得这很荒唐，却还是默默点头同意。她和田岛江津子第一次见面的三天后，将一打电话来：“她说和你聊天很愉快。不好意思，可不可以请你有空的时候偶尔来探病？”乡子除了说“好啊”，不知该如何回答。

乡子第一次见到江津子便对她留下好印象。她并没有想象中漂亮，也没有一副能干的样子，言谈举止散发出一种

三十多岁的女人难得一见的可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病入膏肓的关系，她的性格有一种像玻璃盒般的清澈，乡子甚至觉得，如果她们不是以这种方式相识，或许可以成为交心的朋友。

乡子瞒着小优去医院见丈夫和江津子，她每星期去一次，已经去四五次了。

“虽然心里的确很不是滋味，但我决定把事情看得单纯点。就好像我对孩子说的，那个女人没剩多少日子了，而我还可以活很久。”

“我修正刚才的话，你果然是勇气可嘉。”

“谢谢你的修正。”

乡子面带笑容回答，但对主编说她虚荣仍然耿耿于怀。或许主编说得没错。原以为自己就这次的事情做了一般妻子做不到的事，但到头来，或许只是想让丈夫知道自己有多么能干而已。自己之所以能够包容情敌，或许也是想让丈夫承认，身为“某大姐”的妻子，心胸是多么宽大。

无论乡子当初是基于什么动机，三个大人必须暂时维持现在的关系，但是小优该怎么办。看着信封上大大小小的汉字，乡子觉得比起信的内容，小优寄出这封信的举动更令她震惊。小优说自己是代替母亲寻求人生咨询，但他写这封信，一定希望母亲看到。原以为他是个坚强的孩子，所以没有太在意他，